

亞，西與東羅馬爲鄰。希臘藝術，早已由東羅馬輸入波斯，故波斯人得因沿舊有，參酌新知，而造成伊蘭式之特有作風。東傳至樓蘭，而爲樓蘭藝術家所採用也。其次爲異獸紋。斯坦因氏於一九〇六年，在尼雅遺址破屋中，發見若干木雕托架梁，在架梁上左右兩部雕奔獸相向，中雕一花瓶，花草生出，分披左右。（斯坦因考古記第四十三圖。）斯文赫定在樓蘭遺址中，亦發見若干殘木雕，據柏格孟氏樓蘭圖版二，中作花瓶，生出卷草，分披左右，與尼亞托梁所雕兩獸中間之花瓶形式相同。惟尼亞所出，係浮雕於木梁上，樓蘭所出，爲透雕於方形鑲版上爲異耳。據柏格孟解釋，謂此種紋樣，與印度及犍陀羅浮雕上之蓮花盆，極爲類似。又引佛徹爾（Foucher）說，或與「佛陀誕生圖」有連帶關係。（柏格孟樓蘭八四頁。）又赫定氏，同時發見木透雕鑲版，爲一動物像之殘部後腿之灣曲狀，及頭部之鬣腿狀，尙可窺見。（見同書摹圖二。）又斯坦因在樓蘭遺址亦得殘鑲版四片，作同樣雕紋。如此則鬣腿動物之鑲版，當不止一個，同時必另有一個鬣腿動物鑲版，向花瓶左右相對。如此則必與上引尼雅發見二獸向花瓶對馳之托梁同一組織法也。余按以動物作中心題材之裝飾畫，尤其如奔獸鬣腿等紋樣，在犍陀羅美術中不常見，而在伊蘭美術中則爲習見之品。尤其在俄羅斯南部及高加索出土之斯克泰銅器用翼獸作裝飾紋樣者，爲例甚多。在中國戰國以後銅器，尤其狩獵紋銅器，亦常用以爲鏤刻之主要題材。故此種作風，決非「印度式」，亦非「希臘式」，而爲「伊蘭式」。在上文及走獸紋毛織品中，已詳爲敘述矣。但中間又加入類似「佛陀誕生圖」之花草瓶，此種題材，據柏格孟及弗徹爾所論述，或係出於印度。今此兩種不同來源之紋飾，同見於一木雕上，顯示印度與波斯藝術上之混合性，實可玩味之問題也。及傳至中國，則又變其形態矣。例如北魏正光六年，曹望情造像上層左右刻兩獅子相對，獅子作張牙舞爪狀，中間刻一「佛陀誕生圖」。「佛陀立蓮花盆中，頭頂漢代最通行之「博山爐式」兩旁以朱雀及蓮瓣補空隙。又孝昌三年比丘惠儀造彌勒像，設計與此相同。惟「誕生圖」兩旁加比丘像爲異耳。又北魏永熙二年五百人造像，中間所刻之「誕生圖」，略異於曹望情，「博山爐」易以佛塔狀之花瓶，瓶下柱作蓮花，以蓮盤承之。下有兩人像，分背鼎立，無蓮盆。兩旁獅子，仍作張牙舞爪狀，與曹